

四库全书总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

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正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

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

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為

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臬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尙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為宗自難竝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欽惟

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

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

洞

鑿精微雖

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

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

垂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弃弗習者亦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

聖人之德居

天子之位故能蕩滌門戶辯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

不為胡傳所錮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竝作不可殫數袁鉞之義遂儼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為春秋幸并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以十二公為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

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傳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

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

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春

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朱子之論春秋

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

法戒本共聞其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為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

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

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

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

以炳然學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

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

爲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爲此書至邵竇左臚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罄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干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祔爲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爲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爲萊蕪取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訓詁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尤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爲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爲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爲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稗疏二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畱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鸚鵡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譌以延廢爲延豕其廢亦爲寄鑿杜注陘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

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駟之說誤以邑名為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為曹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即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郟之郟非郟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視其非漢之視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郟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郟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為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為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 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為新義輩不書族定妣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平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復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為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尙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為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為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為汝言手彙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朱彝尊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楊腹高談者異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藁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為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

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日尙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二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缺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卽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爲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哀齊襄之復仇固爲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爲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竝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顛預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尙書埤傳已著錄是書採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謬於趙汭陸粲傳遜邵竇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爲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向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彊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摭殊屬贅疣至襄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爲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狝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狝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被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異女爲姜姓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鬪辛以駁

伍員之復讎天經地義爲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墾池非晉侯之墾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禳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之當作戶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薈粹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亦不爲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山東巡撫探進本

國朝馬驥撰驥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九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竝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禛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蹟爲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驥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驥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羸具梗概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卽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觀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爲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爲善其說以左傳爲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爲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周正月爲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

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竝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爲經傳之分亦爲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喚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爲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爲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奇齡所考正者如會襄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卽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濊曹驪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樂書救鄭不應作侵鄭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陳不應有莒子邾子蒧子薛伯會虢之衛齊惡不應作石惡齊樂施不應作晉樂施叔孫婁不應名舍公會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詆其宋將作送衛將作彗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郕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鄆魯或作鹵俱勒諸鐘鼎斷非譌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竝用又謂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

平仄律古人之轉音不知檀弓以木爲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爲未得其平甚至於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縷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業趙汾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爲特識矣是書爲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

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併成是書奏

進據閣君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

敬可爲人作左傳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鞏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倚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疎舛頗爲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旣不能指爲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

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千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己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宜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過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實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爲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問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其識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尙瑗撰尙瑗字宏蓮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尙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尙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證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摭撫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爲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

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減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尙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筭粹猶為撫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衰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為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蓋猶其槩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跡也自穀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衰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為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為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 呂輔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 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衰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為蟲傷苗稼即當雷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為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購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 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為最難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為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為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辭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

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
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
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
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
比之事辯其孰爲舊文孰爲筆削分類排比爲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跡自
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實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原本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左傳甯
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衍出奔齊其爲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
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爲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
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
見魯史無從辯別爲憾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爲原書孰爲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
未足爲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鏤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
及譬諸前脩其仄澄之流亞歟

春秋長歷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 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是
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爲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 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
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
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

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日
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千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
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
閏蓋以經傳千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
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
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
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千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厚耀
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竝能正其謬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
矣

春秋世族譜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
世本四卷唐代尙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
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
遇 聖代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哀輯叢殘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略厚
耀當時既未觀釋例原本因據孔氏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列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
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
國諸侯皆先敘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衆仲秦子之類則
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一卷其
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

氏世系不載亦為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臚採無遺實為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為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二家為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與圖一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朝聞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譌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與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譌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閒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

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朝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歷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爲數國共有之官次爲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別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爲之辨證頗爲精核末爲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爲地同而名異次爲地異而名同末爲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爲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蛟之誤

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

莊公十四年繩息嬀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魯繩也證杜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引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爲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一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爲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尙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

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謬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襄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視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卽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遷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末造之禮二十六年鑿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鑿誤作鑿哀二十五年黜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鞶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爲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爲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瘦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爲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爲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爲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雷字漢儒改爲卯金刀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爲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襄十七年澤門之哲謂古皋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皋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皋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旣謂注疏皆非斷爲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卽指爲孟子之亥唐尤爲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圍亞圍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睹預旣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僞本證其疏漏案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僞至於二十一年鄭翩願爲鶴引陸佃埤雅之雜說案鶴井出酉陽雜俎非始於佃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夷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卽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婁亦皆徒駭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

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尙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汭顧炎武所補左傳杜注爲未盡更爲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襄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曰加田旣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爲數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爲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爲未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徒注小都旁加之數卽爲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傳歸餘于終彤謂積氣糊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故曰歸餘於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八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謂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其於二月疏謂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卽不可也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彤反以爲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傳令倍其賦孔疏謂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勳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一是也然則采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爲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闢相沿之謬又